

李异作品

第一季

他们选择了**信仰**，就放弃了**生命**；他们选择了**忠诚**，就放弃了**亲情**；
他们选择了**荣耀**，就走向了**诀别之路**；他们选择了**勋章**，就开启了**天堂之门**！
中央首长南下视察，连遭**冷枪、暗箭、爆炸、投毒**……步步杀机！
究竟是谁泄漏了**首长南巡行程的机密**？

中央警卫团

773
军事悬疑

首届
最佳故事奖
悬疑推理文学原创大奖赛特等奖
最具影视改编奖作品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军事悬疑

首届
最佳故事奖
最具影视改编奖作品
悬疑推理文学原创大奖赛特等奖

李异作品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央警卫/李异 著. - 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10.1

ISBN 978 - 7 - 5317 - 2451 - 3

I. 中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14641 号

773 军事悬疑

中央警卫

作 者 李 异

选题创意 刘 蟒

责任编辑 李庭军 王佳欢

封面创意 刘 蟒
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·戚开刚

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哈尔滨市经纬街 26 号

网 址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150020

电子信箱 bfwy@bfwy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31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6.00 元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17 - 2451 - 3

2009年4月25日

15:30 北京

“死亡就像一团雾，它在你身边萦绕，离你那么近，近到没有一点儿距离，仿佛贴身的衣物，但你永远看不透、摸不准它。有时候，你会感觉到那丝丝凉气……一条冰冷的毒蛇，沿着你的脚，慢慢缠上来，箍你的颈。然后，吐出血红的信子，轻轻地舔你的脸，触你的嘴唇。这时候，你就能闻到那股子腥，那样浓郁的腥哪，真实到骨子里的死亡的气息。但更多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情人……我的意思，是许多年未再见的初恋情人，美丽，甜蜜，纯静，朦胧。很像年少时做过的一个梦，你傻傻地站在那儿，不敢看她，但又想接近她，让她带着你走，无牵无挂，无忧无虑，唱着你们那个时代的歌，一起走向世界的尽头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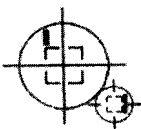
我默默地站在病床前，听他喃喃自语。这是一个垂暮的老人，因为晚期肺癌的折磨，他的皮肤松弛青灰，嘴唇毫无血色，脸颊凹陷，颧骨却像两座山峰一样耸起，看起来活脱脱像一具骷髅，我很难把他与任何英雄式的形象联系在一起。

但他确实是一个英雄，在我没见到他之前，曾听说过他年轻时一些零碎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在我的脑海里构筑了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。现在，我试图寻找眼前这个老人与心中那个形象的重叠之处，却发现两者之间的落差，实在超出了我的预期。

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喋喋不休地对我这个“陌生人”讲关于“死亡”的话题。也许，他这一生与死神太过亲密，如他所说，很多时候，它看起来更像是情人。

在301医院肿瘤中心，他有一个病员代号：14床。14是一个不太吉利的数字，尤其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来说，更是种不祥的暗示。我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曾经拥有多少个代号，多少个化名，但，14，也许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个代号了。医生和护士们眼中的他，只是一个怪兮兮的老病人，没有妻儿，没有亲戚，也极少有人来看望。他整天阴沉沉的，从不轻易露出笑脸，不爱搭理人，没事的时候，总喜欢一个人呆呆地望向窗外，让人猜不透心思。他们完全不知道他的过去，只知道这是一位老干部，上面有领导交代过要好好照顾他。





据医生讲，最近，他的病情又恶化了。

“范老，您认识这个人吗？”趁他陷入沉默，我指着照片问。

他靠着床背，眯眼看了一会儿，没有回答我，只是咳嗽了几声，然后抬起浑浊的双眼，望向窗外。窗外，飞絮如雪，北京的春天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人们生命的意义，而那张发黄的照片却在他手中微微颤动，仿佛一片即将凋零的枯叶。

我静静地等候着，等他提供有用的线索。

“这张照片怎么会在你手上？”他把目光从窗外移到我的脸上，忽然反问。一瞬间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亮出夺人的精光，仿佛变了一个人，让我不由自主地颤了颤。

这是一种能穿透灵魂的眼神，我无法在这种眼神的注视下说谎。

“是他亲手交给我的，要我来北京帮他找一个人。”我说。

他盯着我，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说实话，我有些不自然起来，又补充说：“唔，范老，我只是受人之托，并没有别的目的，如果您知道那个人的下落，请告诉我……也算是了却另一个老人最后的心愿。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

“台湾，台北荣总医院。”

老人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不知是叹息还是轻松，眼神又黯淡下去。“没有人认为他还活着，但他居然，真的还活着……”良久，他低头再看了一眼照片，伸出颤巍巍的手，把它递还给我。

是张五寸的黑白旧照，焦黄，就像被烟熏了，皱巴巴的，边缘已严重发毛，似乎又在水中浸泡过，但总算还完整。照片上并肩着两个青年人，一男一女，像是夫妻的合照。男的一身整齐的中山装，留三七开的西发头，戴着一副斯文的眼镜；女的则扎着两支雀尾似的短辫子，穿着五十年代初非常流行的布拉吉，十分俊俏玲珑的一个姑娘。

就是这张不起眼的老照片把我带到了范老的身边，带到了一群神秘的和诡异的人之间，让我得以窥见那扇隐密的大门背后，一些或影影绰绰，或惊心动魄的故事。时光的黑洞在我面前悄然开启——我已经不可救药地迷上了那个陌生诡秘的世界。

现在，让我们暂时打乱时空，先回到那段激情燃烧而又处处充满危机的岁月里吧。

一切，将不可预测。

1964 年 10 月 16 日

21:34 台州

台州公安处处长许则安接到省公安厅王厅长的秘密指令时，还沉浸在难以抑制的欣喜之中。他那台老掉牙的收音机里正不断播送着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：

“今天下午十五时，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，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。中国核试验成功，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、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，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。中国政府郑重宣布，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，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……”

许则安知道，现在，就在海峡的对岸，肯定有无数双耳朵在倾听着这条重大消息，不可一世的美国佬和“雄心勃勃”的蒋介石肯定又会是一个不眠之夜。面对美国的核威胁，年轻的新中国太需要相对应的核威慑了。收音机里播出的每一个字，都像战鼓一样咚咚地敲在他的心头，豪气万丈、热血沸腾、百听不厌，睡意全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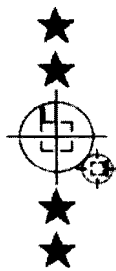
但王厅长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他的喜悦与激动一下子荡然无存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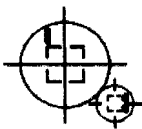
据可靠情报，敌人的蜥蜴行动已经在下午提前开始了！目标登陆点就在台州沿海，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的任何踪影。

许则安隐隐感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全民全线防特的工作已开展了一年多，“海面观察监视、海岸警戒守卫、地面控制侦察”三道防线，加上全民动员，筑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无形的“长城”。最近一年，企图在台州登陆的台湾特务，没有一个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过去，大部分在第一、第二两道防线处就被歼灭了。特别是5月2日，国民党国防部特情室派遣的精英特务“蟠龙行动小组”，在洛屿岛附近海面被我围歼，当场击毙组长王达明，全俘其他四名成员，干净利落。台湾特情室主任徐人隽拨的如意算盘子儿，还没挨到大陆的边，噼里啪啦地全落进了东海中。这是极其漂亮的一仗，许则安作为有功之臣，受到了公安部的嘉奖，而这一切，全依赖于三道天罗地网般的监控。

现在，“蜥蜴”已经行动多时，而这三道天罗地网竟完全失去了效用，没有一点反馈，这不能不让许则安感到发怵。

“蜥蜴”这个特务行动代号，其实早几天就在公安厅的内部绝密防特通报





中出现了，但是对它的具体情况，我方掌握得极少。我们不知道它的目标任务、它的组成人员、它的行动时间。这只能说明，这是一支极其特别的特务组，它很可能是蒋经国亲手建立的独立行动小组，直接听命于最高领导层。为了对付它，许则安已经作了极其周密的安排，除了日夜防备的巡逻艇，沿岸星罗棋布的观察哨，东海洋面上作业的几千艘大大小小的渔船都是他的眼，都是他的网，就算对方是神通百变的孙悟空，也难逃他的手掌心。然而现在，他的网破了，他这个渔夫竟然还不知道。

无声无息，无影无踪。

王厅长下令：事关重大，台州公安处务必在凌晨五点之前发现并歼灭“蜥蜴”。

许则安放下电话，来不及关掉收音机，就冲出门开车直奔公安处。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带领反特专家赶到黄礁特情观察指挥部，截住狡猾的“蜥蜴”。

黄礁，台州湾的一个芝麻小岛，自古以来却是著名的海上交通航线标志。因为它十分特别，其岛形狭长似眉月，通岛岩礁呈艳黄色，有如海中金山，且视野开阔，与大陈岛遥遥相望，军事位置相当突出。新中国成立初解放军驱逐盘踞在黄礁岛上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后，“江浙反共救国军”总指挥胡宗南对此耿耿于怀，曾多次发动反攻战，想要夺回这个小岛，但都没有得逞。后来为了监控海面匪特情况，台州公安处在黄礁岛上建了一个指挥部，以便随时一线指挥。

天灯盏是黄礁岛的最高点，许则安率领他的反特专家组登上这里时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东海刚从沉睡中醒来，在阴霾多云的天空下不安地躁动着。

已经过去了七个小时，军队、海防、公安、民兵和普通渔民连夜行动，彻夜巡逻，四十八个观察点同时把锐利的目光投视在茫茫海面上，台州所有的对空雷达站也不间断地紧紧监视着东南方向，以防敌人空投特务。大网已经撒下，鱼却迟迟没有入网，非但没有入网，连踪迹都不见。以致许则安不得不心存怀疑：这条“鱼”到底存不存在？是不是敌人搞的心理战术？也许，蜥蜴行动根本就是子虚乌有。

真是见了鬼啦！许则安不禁心中骂娘。五点正，五点正，王厅长的限时已经到了，他只有硬着头皮，把真实情况通报给省厅。

很快，省厅里又传来了新的指令：“蜥蜴”已经登陆，公安部署应迅速转入第三道防线。

接到指令，许则安倒吸了一口凉气：这到底是一条怎样的“蜥蜴”？他感

到自己面对的是一团空气，一个鬼魅，摸不着，抓不住，闻不到。心浮气躁，心急火燎。

“立刻进行全面排查，绝不放过一个可疑分子。”许则安只有下令。

排查工作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，没有任何进展。据许则安后来的回忆，那一天的时间是他这辈子最漫长的，仿佛一个无尽的噩梦。人是抓了几个，但都跟“蜥蜴”无关。许则安很清楚，超过二十四小时，这些训练有素的特务便很难再一网打尽。他们就像变色龙一样，一旦突破第三道防线，身上的颜色立刻会起变化，他们伪装起来，潜伏下来，跟环境融为一体，分不清，辨不明，甚至比原本就在那儿的东西更不容易被人发现。

最可怕的是，直到现在，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。破坏？投毒？策反？心战？刺探军事情报？还是扰乱经济？任何一种目的，都可能演变成一场难以挽回的灾难。

“蜥蜴”——变色龙，它们藏在何处？它们是谁？它们会跟谁接头？许则安陷入了深深的迷惑之中。

就在许则安一筹莫展之际，又接到了王厅长的专线电话。这一回，更让他摸不着头脑了。王厅长说，公安部已派下一个专案行动组，专门负责抓“蜥蜴”，就在今晚到达，台州公安处随时听令。许则安搞不懂为什么这起特务事件会引起中央如此重视，这很不一般，要知道，特务渗透或侵扰的事情，东南沿海几乎月月有、天天有，肃清的任务也一向由当地公安和人武部担任。他很想知道答案，但王厅长不说，他是不能问的，这是纪律。

对于许则安没有在限定时间里破案的过责，王厅长在电话中只字未提。只字未提并不代表以后不提。有两个可能，一是这起特务事件，并不是他许则安所能把握的；二是时间太紧，事情太急，王厅长暂时没有心思问责了。

许则安在焦虑中等待着，思考着，琢磨着，天又黑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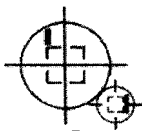
2009年2月13日

15:30 台州

整个事情的起因，源自一个意外的电话。

二月初，春寒，我与友人刚刚合作出版了一部传记作品《金头颅——抗日名将陈安宝传》。在1939年南昌会战中殉国的国民党上将、第二十九军军长陈





安宝是我的家乡人，为了写这本书，我们曾走访了一些原国民党的老人，在这期间也无意中接触了几个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有关的人员，他们向我讲述了几个鲜为人知的特工故事。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陈安宝将军牺牲之后，而且跟陈将军八竿子也打不着，对传记的创作没有一点儿用处。但故事本身却非常有意思，后来我干脆把这些素材写成了一篇猎奇性质的小文，发表在当地的小报上。没想到，就在这篇小文发表的第三天，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，这个电话，竟是从台湾打来的。

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很清脆，语速也快，几乎没有给我回应的空间。她告诉我，她在网上看了这张报纸的电子版，对故事里一个代号叫“米兰”的人物非常感兴趣，希望能跟她或她的后人见见面。我听了她的要求，不禁哑然失笑，这个“米兰”只是我随意安上去的一个化名，讲这个故事的保密局老特务已经九十一岁了，早已记不清那个女人的真名实姓了，想不到竟然有人当真。

糟糕的是，我越解释，这女人就越跟我较上了真儿，我是个口讷的人，竟在电话里被她逼得毫无还口之力，最后，她向我索要了我的住址，抛下了一句话：“我会到大陆找你的，就在最近。再见。”就挂了电话。

我提着话筒，仿佛猝不及防地被人敲了一记闷棍，郁郁地发呆。我甚至还没弄清楚这个陌生的台湾女人是谁，她到底想做什么，就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了对方，这太危险。

也许只是个恶作剧罢了，谁会真为了一件历史角落里的陈年旧事，大老远从台湾特地跑过来呢！我这样安慰着自己，就把这事儿扔一旁了。

没料到，十天之后，这个女人就敲响了我的家门。

是个略显瘦小的女人，大约三十岁，短发，皮肤黝黑，看起来很干练，我误以为她是台湾的原住民，但她告诉我，她的祖籍就在台州，跟我是老乡。这并不奇怪，当年败退大陈岛的国民党执行“金刚计划”，除了一个躲在棺材里装死的老人，岛上近两万的居民统统被带到了台湾，以至于现在台湾几乎所有的县市，都有所谓“台州村”的存在。

我不得不把这个“不速之客”让进家门，她说，她叫林美，台北人，是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。这次来大陆，就是为了寻找我文章里所提及的那个代号叫“米兰”的女人。我再一次向她解释了这个荒唐的误会，但她并不理会，执意要见一见讲这个故事的老人。

“爷爷说，就算是一丝线索，哪怕它只是一瞬间的泡沫，也决不能放弃。”林美说。



我这才明白，原来她是受她祖父之托。职业的敏感让我突然有了兴趣，我似乎意识到，这背后肯定有一个精彩的故事，说不定可以成为我下一部小说的绝好题材。一个小说作者对故事的渴求，无异于一个饥饿之人对食物的向往。于是，在那一刻，我决定不再把这个女人拒之门外。说实话，那时的我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私心帮助林美寻找“米兰”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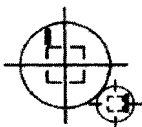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爷爷后半生的愿望，米兰在他的生命中非常重要。作为孙女，我只有限尽所能，在他离开人世前，帮他实现这个最后的心愿。”林美说着这话，声音有些哽咽，“医生说，他只有三个月的生命。”

在聊天儿的过程中，我得知林美的祖父以前也做过特工，但她对爷爷的经历所知甚少，她说，老人家对这段往事一直讳莫如深，从不跟家人提起，唯一忘不了的，就是“米兰”。特别是最近，老人病情加重，连说梦话都少不了这个名字。不知是出于同情，还是对背后故事的好奇，我当即答应，带她去拜访那故事的讲述者——老罗。

老罗原是国民党保密局大陈站少校特派员，是个十分精明能干的资深特务，解放前夕，他受命潜伏台州，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行动中，向我公安部门自首并戴罪立功，提供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潜伏名单，从而撕开了国民党浙东“后谍报网”的一角。此后的四十多年，他一直隐姓埋名，躲在台州西部的一个小山村了此余生。

解放前，台州因“两多”而闻名，一是将军多，二是特务多。小小的台州就出了三个国民党上将，其中包括中国空军之父周至柔，中将、少将之类的，更是多如牛毛。宁溪只是台州黄岩山里的一个小镇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：“宁溪一条街，一百零八条黄皮带。”可以想见军人之盛。特务多，那更是不得了，台州前后出了两大特务头子，一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林蔚，台州黄岩人，国民党军队的头面人物之一，军统局原局长，戴笠的顶头上司；二是沈之岳，台州仙居人，此人军统出身，胆略过人，处事低调，1938年曾只身潜入延安企图刺杀毛泽东主席，后为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（中统的后身，简称司调局）首任局长。老蒋的两大特务体系：军统和中统，似乎都跟台州人搅在了一起。有这两个人在上面领着头，就有明明暗暗的一批人跟了出去。台州解放前夕，败退至大陈岛的国民党又有计划地布置下大量潜伏特务，五十至六十年代，台州成为蒋介石屡次计划反攻大陆的前哨站，特务网更是错综复杂。

我带着林美，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的车，又走了半小时的山道，才到达那个小山村。可找到老罗住的那间石屋，却早已人去屋空，一打听，才得知老罗在



两星期前去世了。他没有后代，是个五保户，村委会就出了点钱，把他送到火葬场里烧了，骨灰带回来，就埋在石屋后边的野竹林里，连块墓碑也没有。

林美对老罗的去世感到非常失望，我只有安慰她，老罗这个年纪的人，死亡只在反手覆掌之间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，十分正常。话虽是这样说，我的心里其实也有些淡淡的凄凉感。

征得村委会的同意，我和林美查看了老罗的那幢破屋子。据说老罗死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在场，四五天后才被路过的村民发现。这种深山里的石屋，老主人去后，谁也不会再来居住，慢慢就会变成一座荒屋，直到自然坍塌。现在人刚死没多久，老屋里仍弥漫着一种阴森森的气氛。屋子里的摆设非常简陋，不到十分钟，我们就几乎查找了所有的角落，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

“老罗说的那个女人跟你爷爷口中的米兰根本不是一回事。”我坐在门口，看着屋内还不死心的林美说。

“爷爷说，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，就是米兰在召唤他。他说他的直觉几乎没有错过，他相信直觉。”林美说。

“优秀的特工只相信理智，不相信直觉。”我靠在门框上，自以为是地调侃。

“你写的故事不是巧合。也许，老罗曾提到过这个名字，是你自己忘了，也许你没听清，但潜意识里已经有了印象。”林美在老人的卧室里爬上爬下，一边说。

我呵呵地笑了声，抬头去看门外几株大得出奇的老梨树。一阵清风吹来，纯白的梨花如雪片似的纷纷飘下，在青山间漫天飞舞，我忽然有一种恍然出世的幻觉。老罗不愧是黄埔毕业的，真会选地方，在这样宁静美丽的地方终老，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啊。

“有了！”林美突然大叫，吓了我一跳。

她从床底下爬出来，头发上粘了一层白白的蛛网，手中捏着一叠黄黄的纸，兴奋之情却溢于言表。我接过来一看，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戏谱，用毛笔字抄录的，照着阳光翻了翻，没发现有什么特别。

“只是一本老戏谱啊……”我不解地看着她。

林美从我手中要回戏谱，好似一件十分珍贵的宝物：“你不知道，我爷爷也有一本一模一样的，关键是在这儿。”她把戏谱页口轻轻卷折起，竟然现出了一款椭圆形的蓝色骑缝图章。

“红袖……戏剧社？米兰？”我喃喃念出上面的篆体字。

“怎么样？这不是巧合吧？”林美得意地看着我。

我有些犯糊涂了，难道老罗真的向我提到过这个名字？在那瞬间，我对自己的记忆变得有点不自信起来。

1964年10月17日

01:28 台北

这几天，“心脏”的心一直是悬着的。他真的有些累了，身累，心累。这不是一句假话，就在昨天，他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体检时，竟然被诊断出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。“心脏”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强壮的身体，他一直坚信，自己可以工作到统一台湾的那一天，得这样的病，很让他的自尊受不了。

他有点迷失在自己的身体里了。有时候，他甚至搞不清楚自己是谁，真的搞不清。从民国十六年那个恐怖的日子算起，他已经说了整整三十八年的假话，做了整整三十八年的假人，没人会受得了。

但他必须做下去，为了能向“咽喉”传上一两句关键的“真话”。这是他唯一坚持下来的理由，也是他存在的理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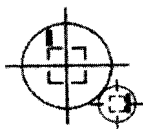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是斗争最严酷的时候。最近，老头子又在疯狂地清洗“共谍”了，“防谍反共，雪耻复国”，成了开会时经常提的口头禅。每隔几天，就听说又有“共谍”落网了。“心脏”时时关注着，但他无法辨别这些被捕的人中，哪些是真的潜伏的同志，哪些是冤鬼，哪些只是诱人上钩的鱼饵。就算明白了，又能怎么样，毫无办法，他不能营救其中的任何一人。

因为他是“心脏”，在赴台之前，组织就下了死命令，要他时刻牢记自己最重要的使命，不准妄做任何跟任务无关的事情，哪怕只是等待，永远地等待。

无尽的煎熬。

昨晚二十一时，老头子在三峡镇大埔召开了一个国民党高层紧急机密会议，商量大陆核爆的应对策略。尽管早有情报透露大陆核弹实验将获成功，但当这一天真正来到时，老头子仍然显得狂躁不安，激动莫名：“我们只有战，才有生路；不战，只有死路一条，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轰炸下而死，不如战死；与其死在台湾，不如死在大陆；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，不如战死在战场。”





说得轻巧!“心脏”知道,这个计划只是老头子的一厢情愿而已。美国人很聪明,他们不相信这个被人民抛弃的离开大陆十五年的政权能东山再起,所以一再反对和拖延老头子反攻大陆。据台湾情报部门侦悉,大陆和美国已经开始秘密接触,没有美国的支持,国民党军队很难有所作为。但老头子不这样想,他讨厌美国人不痛不痒的暧昧态度,等不耐烦了,干脆绕开他们,自立反攻,开始构建他那雄心勃勃的庞大无比的“国光计划”。

“国光计划”已经秘密进行了三年,方案拟了不少,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,甚至连雨点都算不上,云还没聚拢就被风吹散了。老头子大概做梦也没想到,“国光”对大陆来说根本不是秘密,这边的计划一出台,那边,一些重要的部署已摆在了中南海的办公桌上,当然,这也是“心脏”感到欣慰的。

但是,在“国光计划”五大体系二十六个大计划两百余个小项目中,有一个极其机密的独立计划,却让他的心一直悬着、吊着,寝食难安,如坐针毡。

——“刺刀密令”!

光听名字就让人浮想联翩,它从未出现在“国光计划”的档案目录里,也极少有人提到它。讳莫如深,神秘莫测,但确实存在。“心脏”隐隐约约感到这个计划的特殊性和可怕性,然而,尽管他使尽了浑身解数,也只了解到其中的一小部分,确切地说,只有四个字——蜥蜴行动。

仅此而已。

很快,这四个字通过“咽喉”,又通过密电,飞速地传到了北京。蜥蜴行动提前开始的时候,“心脏”还完全不知道它的目的。到底是谁在执行这个任务?情报局?特情室?司调局?是老蒋的意思?还是小蒋的安排?没有任何确证,他只能判定,这是一个负有特殊命令的最高级别的特工任务。

就在紧急会议结束后,“心脏”冒着可能被怀疑的风险,从一个极关键的人物口中探知,蜥蜴行动十分顺利,即将进入第二行动阶段。

这令他很震惊、很着急。“咽喉”已经把这个消息的密电发往北京,接下去,就只有等待。

等待已成家常便饭。

此刻,“心脏”肃立在阳台上,紧紧皱着眉头,抽着烟,朝大陆的方向眺望。他觉得,今晚,台北的夜特别的黑,特别的漫长,特别的安静。

“心脏”那颗孤独的烟头好似一粒微弱的星子,明明暗暗,闪闪忽忽,消融在冰凉的夜色中。

1964 年 10 月 17 日

19:08 台州

大雨突至。

秋雨秋风里，废弃的蒲草山老看守所那幢三层班房，像一头巨大的黑幽幽的兽，安静地趴在半山腰上。

这里原是国民党台州第二监狱，解放前，关押过不少共产党人，解放后，关押过不少国民党人。这几天，挤进了不少“黑五类”，都是“四清运动”中被清理出来的一批人，临时送来这里集中教育改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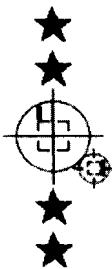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批人到来之前，老看守所已废置五年半了，破旧不堪，院子里长满了齐膝高的野草，墙上的白泥灰层层剥落，像画着一张张古怪的地图，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潮霉的味道，令人作呕，角落里满是白森森的蛛网。那些铁门都生了锈，红斑斑的，像染着血。总之，只有鬼气，没有人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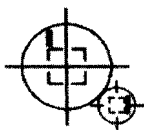
陈瓯是个右派，三天前刚刚被转到了这里，和所有“倒霉”的人一起，清理荒掉的监狱。昨天上午，有人在三楼的 301 囚室里的墙上发现一个奇怪的人形，有头有身，有手有脚，姿态怪异，好像是血迹干透渗入了墙灰内，又像是一个烧焦的人印在墙上的残影。于是，谣言四起，有人说，这是以前被国民党酷刑折磨而死的地下党烈士；有人说，解放后，这个监狱曾经失过火，人影便是那时候烧进墙去的；也有人说，人影是个女人的样子，五十年代中期，有个被打成反革命的女人在这儿用裤腰带上吊自杀了，这影子怕是她的魂……私下里越说越邪乎。今日早操，更传言，昨夜子时似有忽男忽女的凄哭声从那囚室里飘出来，还听到有人在敲墙。说得有鼻子有眼，人心惶惶的。

对于这些谣言，陈瓯都把它当成人们空虚得发慌时聊以解闷的无稽之谈。他老老实实在地工作，接受教育，争取早点获得自由。

有了谣言，上面就不能不管，马主任在晚饭后的例会上集中训斥了他们一顿，说这是有人对政府不满，别有用心造谣生事，叫人连夜把那个诡异的人形铲除。这是个“鬼”差事，除了陈瓯，谁也不愿意干。

陈瓯奉了马主任的命令，提着一桶子石灰涂料，带了铲子和刷子，去三楼的那间囚室。三楼没人住，空落落的，廊灯很昏暗，是昨天刚刚装上去的。外面的风声雨声，到这里就听不大到，廊上出奇的静，脚步踏着，嗒嗒回响，听





上去就像行走在一支下水管道中。

陈瓯心中不由生起岁月沧桑之感。十五年前的某天，他也曾走过这道走廊，一样长短，一样恐怖阴森，一样有着良好隔音效果的走廊，但那时的他，却是“另外一个人”。回忆鲜明生动，历历在目，而今却是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人世真是玄妙啊！

陈瓯走到 301 囚室门口，迟疑了一下，推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。门吱呀一声开了，里面黑洞洞的，看不大清楚，一股腌臭味扑鼻而来。他从腰间取出一支蜡烛，用火柴点亮了，霎那间，烛火把老囚室照得阴森怪异，东墙上的那个“人形”在明明暗暗的烛光中更显恐怖。陈瓯发现自己突然有点害怕了，他咽了一口唾沫，把蜡烛固定在布满灰尘的木桌上，挽起胳膊，走到东墙边，半跪在地上，开始用铲子清除“人形”。

这活儿并不好干，松散的泥灰雪花般飘下，几乎迷了他的眼睛。陈瓯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
十五年的那一天，就在这个囚室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血腥的力量，暴力、变态、刺激、扭曲，这力量让他至今不寒而栗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恐惧在陈瓯心里越积越深，令他心慌意乱，如芒在背。

如芒在背的感觉那样真实，仿佛背后正站着一只鬼，用一双火红的眼睛盯着你。就算像陈瓯这样一个原本不信邪的人，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陈瓯的手停住了，他不敢回头，怕一回头，死亡的网就会罩下来。

但他还是忍不住回头了，一个黑影赫然压了过来，他刚想叫，口鼻就被一只大手死死地捂住了。

1964 年 10 月 17 日

19:23 台州

在今天的眼光看来，公安大楼其实称不上大楼，只是幢四层的青砖洋房，解放前原为台州大地产商符云合的宅邸。符云合在解放前夕举家逃往台湾后，这幢房子就被人民政府接收了，分配给了公安处，门前的小花园改造成了一个大院。

许则安带着几个干部，撑着黑伞站在大院门口，在雨中焦灼地等待“神秘小组”的到来。噼里啪啦的银色雨线溅碎在伞布上，散起一层蒙蒙的白色

雾气。

离“蜥蜴”登陆已经过去了二十小时，这条狡猾的“蜥蜴”就像窜进了原始雨林，根本没有任何线索可循。许则安在心里盘算着，该怎样向“上面”来的人汇报。

不一会儿，远处传来了吉普车的闷响，许则安整了整警服，迎了上去。

下来两个人，一个是微胖的中年人，许则安认识他，省公安厅侦察科副科长杨林。后面跟着的，许则安不认识，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身材挺拔，穿普通的蓝色中山装，理平头，两只眼睛小小的，却散发着锐光。

许则安诧异了，所谓的“专案行动组”，难道只是这两个人吗？

简短的介绍后，许则安得知这个年轻人是公安部的联络员，叫王星火，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的星火。

王星火话极少，阴着脸，一双小眼睛机警地扫过许则安和他的同事，这让许则安感觉有点不舒服，因为这眼光里含着对他们的不信任，带着刺儿。性格暴烈的许则安在心里暗暗生气：不就是上面派来的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，老子打进蒋光头的南京总统府那会儿，你这娃还不知道在哪儿呢！

生气归生气，总不能影响工作。许则安把杨林与王星火带到三楼的案情分析室，王星火却叫他后面跟着的副处长、分局局长、科长这一溜人全走了，只留他一个人汇报工作。许则安认为这是多此一举，搞公安的警惕是没错，但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，况且都经过了严格的考验，有必要像防贼一样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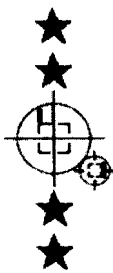
“老许，我们来的时候，发现这里的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。”杨林好像猜透了许则安的心思，拍了拍他的肩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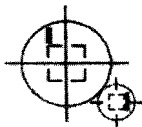
许则安听明白杨林的话外之音——他身边有人出了问题，在台州公安系统内，有可能潜伏着敌人的特务。这让他不寒而栗，他知道，杨林作为省厅侦察科的领导，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。一下子，许则安的火气就像刺瘪了的气球一样消了下去。

“许处长，请简要说一下情况。”王星火说。

许则安轻咳了一声，把搜捕“蜥蜴”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汇报了。王星火抿着薄薄的嘴唇，一言不发，许则安猜不透这个年轻人心里在想什么。这小子给他的感觉只有两个字：阴沉。许则安不知道为什么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他，也许是先入为主的感觉吧！但他又承认，这个小伙子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力量，冷静的力量，让他这个十几年的老公安内心也为之微微震动。

“老许，你对这次特务活动怎么看？”杨林问。





许则安皱起了眉头：“从目前的进展看，情况并不乐观，我们地毯式巡查了所有的海岸线和河道，没有发现任何登陆残留物品或可疑线索，我怀疑‘蜥蜴’不是一般的武装匪特，也许它并不是从海上登陆的。”

“查过所有的渔民家庭吗？”杨林点头，又问。

许则安知道杨林的所指，四年前，也曾出现过特务连续突破两道防线的案例。那一次，台湾特务利用早先与台州渔民的亲戚关系，混入渔民中，从海上经内河登陆成功，潜伏在沿海的一个小镇达两个月，直到活动之前才在最后一道防线被捕获。许则安受到了上面的批评，他记忆犹新，深以为耻。

“所有的户口都挨家核查过，没有发现可疑之人。”许则安回答。

空气凝重。

“许处长有一点说得很对，‘蜥蜴’不是一般的武装特务。”王星火说，“据我们的情报，它不仅仅是一个小组，很可能是一张早已布置的深藏不露的特务网，只是时机未到，一直未动而已。现在，它动了，说明敌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到了该用上它的时候了。”

“你的意思，‘蜥蜴’不是外来的，而是一直潜伏在我们内部？”许则安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虽然刚才从杨林处长的话中隐约觉察到些什么，但现在王星火一说破，他的背后还是腾起一股直入骨髓的寒。

这种感觉，就像在踏实的地面上行走，有一天突然有人告诉你，其实那不是地，而是一片薄冰，冰面下就是万丈深渊，而且现在，你还站在这满是裂缝的冰面的中央。那感觉，着实让人害怕。

害怕的不是自己的性命，是国家安全。

“‘蜥蜴’不是登陆，是苏醒。”王星火说。

许则安问：“但是，‘蜥蜴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”

“蜥蜴行动是蒋匪‘刺刀密令’的一部分。”王星火说，“我们的情报专家分析，刺刀密令极有可能是针对我国高层领导人的有预谋的暗杀计划。这个计划把行动重点放在了北京之外，趁我们的领导人外出视察之际，寻找沿途警卫的漏洞，伺机行凶。”

“特务太阴险了。”许则安愤怒地捶了一下桌子。

“老许，现在我可以秘密告诉你，王星火同志的真实身份是九局情报部 103 小组的密工。”杨林说。

“中央警卫局？”许则安看向王星火，眼前的这个年轻人，竟是党中央的近卫军！在那个年代，这是一种无上的光荣，这令许则安对他开始刮目相看。